

W三 ~ W五
b

陳去病全集 詩賦論著集一

詩學綱要

叙

口不讀三百篇，耳不聞十九首，目不覩兩漢、三國、六朝之五七言。源流之不明，嬗變之不悉，師承派別之不了解，而輒囂囂然自詡斯文，謬矜風雅。嗚呼！以是而言斯文，則斯文安得不掃地；以是而言風雅，則風雅安得不陵替哉！

余甚痛之，故撰文十九篇。明詩學之遞嬗，考古今之得失。或叙其人之品概，以興尚友之懷；或攬作者之菁英，以達吟咏之趣。積歲五稔，削稿粗定，名曰《詩學綱要》，俾諸生講肄焉。自維謫陋，卑無高論，貽笑方家，何當大雅。要為學者指點迷途，渡登覺岸，亦不得不爾爾焉。

嗟嗟！輒近以來，等言聒耳，謬種流傳。或以獮祭為工，或以俚俗為好。或專務酬應，而不知諛頌之可耻；或隨筆揮灑，而不知平仄之失錯。甚至刻劃無鹽，自矜瀟亮，苟涉遐想，妄擬西崑。

此其不量，類堪嗚呼，而世俗之澆離極矣，可無慨哉！

今為諸生告曰：

(一) 不可遇事得捲也。《淵鑿類函》、《佩文韻府》、《子史精華》、《太平御覽》羅列案頭，任情漁獵，籍博才子之名，無裨比興之義，是曰詩蠹。宜著優人破爛衫，一嘲諷之，則思清而筆健矣。

(二) 不可墮入惡道也。白香山老嫗皆解，邵康節《擊壤》名篇，無非下里之巴音，只堪擊壤而扣缶。空疏者恃為護符，博雅者見而齒冷，徒成調笑之詞，不數優俳之作，是曰詩諱。只應枚舉百廿篇，不留隻字，則志和而音雅矣。

(三) 不可俯徇人意也。文以載道，詩以言志，非以媚悅也，非供人之役使也。黃金百斤，陳皇后何嘗復幸；素織千軸，韓昌黎徒付劉叉。難逃諛墓之譏，終有逐貧之賦，是曰詩備。宜同唐黃寶文冊，署以利市，則品高而格峻矣。

(四) 不可昧於小學也。《凡將》成，而《子虛》、《上林》之文奇；《方言》作，而《長楊》、《羽獵》之辭麗。廉頗、相如，完全平韻；雲夢、歲除，須辨仄聲。孟襄陽未免粗疏，蘇子瞻尤嫌孟浪，是曰詩盲。萬難援杜陵才何例，恕有兩說，則音辨而訓確矣。

(五) 不可輕於咏物也。「詔桃無綠葉，道杏有青枝」，自是惡詩，無關弘旨。詎比喻之得體，聊塗澤以爲工，終成頌之詞，難達物情之妙，是曰詩匠。非如子美櫻桃詩，難稱盡善，則超然而玄遠矣。

(六) 不可浪賦艷情也。美人香草，祇靈均能寄其牢愁；神女高唐，在宋玉已嫌其唐突。奚況陳王洛浦，徒蒙千古之誣；卓氏琴心，終負白頭之約。是以元稹艷體，牧之欲施以常刑；山谷小詞，老僧亦恐其型舌，是曰詩淫。須念元亮《閑情賦》，却入選樓，則詞修而誠立矣。

凡茲六者，咸關品節，斤斤弗墜，猶懼其疏。而曰名士風流，小德出入，其可乎哉？總之溫柔敦厚，乃詩教之大原；興觀群怨，亦作者所具備。使吾徒而無意於詩乎？姑弗深論。不則尚心壹志，師法孔門，勿惑於詖辭，毋動於邪說。就識途之老馬，指皇路兮馳驅，則觀念自澄，趨向自正。湛然深入，翻然深出，而尚何煩予之諄諄戒飭耶！爰書其語，以弁諸端。

中華民國十有六年一月十八日，巢南陳去病書於富士之浩歌堂。

第一篇 詩之名義

詩，古文作。从言从出，出亦聲。蓋言爲心聲，心之所謂之志，則言之所之，自當謂之詩。故后鑾典樂，即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咏，律和聲。」（虞書·舜典）之辭。知詩之名義，固定於唐虞之盛矣。孔子亦云：「志之所之，詩亦至也。」（禮記·孔子閒居篇）。言意有所注者，則詞必能暢達也。卜子夏《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志與詩，義皆從出。荀子《儒效》：「詩，言其志也。」賈子《道德》：「詩者，此之志也。」《說文》：「詩，志也。」《釋名》：「詩，之也。志之所之也。」綜觀諸家講論，要皆一本《虞書》之旨，而加以申明云爾。

大凡人不能無情感，有情感，即不能安於伊鬱，而不發爲音聲。班固所謂「哀樂之心感，而歌咏之聲發者」，是已。因是喜者、怒者、哀者、懼者、愛者、惡者、欲者，綜七情之所同具，即莫不各有所發抒。至發抒之，而後長言永嘆，往復纏綿，不求其爲文，而文自工。所謂無意爲文，自成絕調。此詩之所由來也。

然而一發乎情者，往往不能自制，而靡有所抵止。譬如脫韁之馬，將一往而不返，則如之何其可也。故作詩者，不能不知所節制。節制云者，即古人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是也。《詩緯》得之，故訓詩曰持。劉彥和《文心雕龍》從之，故《明詩篇》云：「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

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此則因詩之名義，而充乎其量，以言之者也。

第二篇 詩之起源

或曰詩歌之作，其起於何時耶？以予考之，殆在未有文字之先乎？如《呂氏春秋》謂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則唐人踏歌之所昉也。夏侯太初《辨樂論》謂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魚，時則有網罟之歌，又後世漁唱之所托也。今歌辭雖亡，其名尚存，不可謂太古之元音哉。厥後伊耆氏有《蜡辭》之作，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見《禮記·郊特牲》篇，《孔疏》伊耆氏爲神農。《辨樂論》亦云：「神農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咏。」然則詩歌首篇，其惟《蜡辭》乎？而《離騷》乃謂「黃歌《斷竹》，質之至也」，殆不然歟？《吳越春秋》：越王欲謀伐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王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對曰：「臣聞鸞生於司，司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季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穴。」穴，古肉字。顧其詩歌，已漸進步，而有變化。如黃帝《素問》所載册文云：「太虛寥廓，鑿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明，七曜周旋。日陰日陽，日柔日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此非四言之長篇，而又能轉韻者耶？特僅見耳。按《太公兵法》有引黃帝語云：「日中不替，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柯不伐，

敵人將來。酒酒不寒。將臨江河。笑笑不效。炎炎奈何。兩軍不去。將用奈何。為是勿推。行將為蛇。亦願警我。但不必果出黃帝耳。故錄於此。及唐虞之際。君明臣良。彬彬稱盛。其載於《虞書》者。固莫贊一辭。《益稷》篇載曰：「股肱喜施。元百翫。百工熙熙。萬國拜手稽首。乃震動。曰：元首明哉。股肱喜哉。庶事康哉。又載曰：「元首載。股肱情。萬事。即散見他書者。亦皆雍容華貴。爾雅溫文。《論語》所謂「煥乎其有文章」也。今類之如下：

(一) 君上之作《堯戒》：戰戰栗栗。日謹一日。人莫踰於山。而踰於堯。見淮南子·人閒訓。

舜《卿云歌》：卿云爛兮。糾緜緜兮。日月光華。且復且兮。

《載歌》：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善。莫不成聽。乎鼓之。軒乎舞之。昔華已竭。衰去之。見《尚書·大傳》。

《南風歌》：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家語》：舜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云。

(二) 群臣之作《八伯卿云和歌》：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尚書·大傳》：得將降。於是後又工相和而歌。帝德之。八伯咸稱言而和。帝乃歌云。

(三) 老人之作《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我樂入豈哉！《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云。

(四) 兒童之作《康衢謠》：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列子》：帝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德光顯。乃徵康衢於康衢。聞兒童歌云。

(五) 女子之作《孤緜緜》：緜緜白狐。九尾尾。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見《吳越書》。此外所傳皇娥。白帝二歌。乃王嘉偽作。不錄。

按上所述。可知詩至唐虞。固已被之管弦。風靡草野矣。且君倡臣和。警戒周詳。忠愛之忱。溢於言表。《南風》一操。痼在抱。尤深飢渴之情。以視漢武《柏梁》宴集。《秋風》起興。不啻乎後耶？夏代中表。詩亦罕觀。

按夏世韻文。除《五子之歌》外。其見於《左氏傳》者。只有「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一章。見於《墨子》者。則有「論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四句。見於《孟子》者。有「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四語。他未之見。商湯易禪讓為征誅。一時佐命元勳。若阿衡。仲虺諸臣。莫不溫文爾雅。炳蔚可觀。即湯亦擅長文藝。斐然成章。觀於《日新》一銘。詞旨駢括。寄托遙深。不亞唐堯之示戒也。而《尚書大傳》。劉向《新序》所引商代歌辭。尤覺情文兼至。悱惻動人。固不特《商頌》一編。為聖門所著錄耳。今略述如下：

《大傳·湯誓》云：「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亳亦大矣。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兮。何不樂兮。」

《新序》：「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趨歸薄兮（薄即亳字）。四牡騶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矣。」

案二章當係一詩。蓋夏臣歸商之所作也。

陳去病全集 詩賦論著卷一 詩學綱要

一三一九

陳去病全集

一三二〇

《商頌》十三篇。宋大夫正考甫得之周太師。後亡其七。故孔子所錄。只《存那》、《烈祖》、《玄鳥》、《長發》、《股武》五篇。其詞駁發嚴厲。祭天祀祖。肅將明德。自係殷商一代遺文。非周人手筆。故《樂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頌》也。」至步玉既更。故都淪喪。箕子《麥秀》之歌。夷齊《采薇》之作。憤懷家國。悲從中來。尤為激楚。令人不堪卒讀。洵天地間之正氣云爾。

按箕子歌見《尚書大傳》：「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又伯夷歌從略。

《商頌》十三篇，宋大夫正考甫得之周太師，後亡其七，故孔子所錄，只《存那》、《烈祖》、《玄鳥》、《長發》、《殷武》五篇。其詞駁發嚴厲，祭天祀祖，肅將明德。自係殷商一代遺文，非周人手筆。故《樂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頌》也。」至步玉既更，故都淪喪，箕子《麥秀》之歌，夷齊《采薇》之作，愴懷家國，悲從中來，尤為激楚，令人不堪卒讀。洵天地間之正氣云爾。

按箕子歌見《尚書大傳》：「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又伯夷歌從略。

第三篇 詩學之成立

然則詩之為學，其創自后夔乎？予曰：「唯唯，否否。」后夔之所典者，樂也。其道在八音克諧，蓋僅採取其詞，按之入律，使能歌咏耳。猶之樂師選取歌曲，製成宮譜，但求合拍，而不問其詩與歌曲之所以為學也。故朱子曰：「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然則詩之為學，其肇自成周乎？

按《周禮·春官》：「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子夏《詩序》》謂為六義。鄭玄曰：「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也；雅，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頌今之德，廣以美之；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此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勸諭之。」孔疏六義六詩，其實一也。予謂六詩，是指其樂章而言。太師樂官，教人在歌咏，故曰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是也。見《周禮》。六義則專指其本質而言，即上文六德之德。子夏承孔氏刪詩之旨，所釋在原理，故康成之注，最為得之。

又王昭禹云：「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風出於德性，雅出於法度，頌出於功業。三者詩之體也。直述其事而陳之，謂之賦；以其類而況之，謂之比；以其感發而比之，謂之興。三者詩之用也。即其章言之，則曰六詩；即其理言之，則曰六義。太師教之以樂章，故曰六詩。其釋《周禮》尤允。

或曰：「六詩六義，既獲聞之矣。顧其道亦只令太師教人誦習耳，曷由使婦人女子皆擅謳吟，篇什流傳，至三千之衆。甚至如春秋之際，朝聘燕饗，幾幾非賦詩必不能成嘉禮。其故何歟？」予曰：「此蓋自周公倡之，後人慕效，寢以成俗耳。」按周公以骨肉之親，夾輔王室，經營洛邑，從民之俗，羽觴隨波，以落其成。此鄭衛採蘭贈芍，與後世上已修禊之所昉也。竊意當時自有賦咏，特散佚不可知耳。厥後管蔡流言，鳴興與感，東征三載，賦詩言志，徘徊纏綿，寧非為騷賦之濫觴，而靈均之先導乎？因是風氣流傳，浸成習尚。勞人思婦，感慨無端，莫不婉轉哀呻，長言永嘆，以發抒其抑鬱。此《綠衣》、《燕燕》諸作，所謂「彤彩稱盛也」。

仲尼知之，故擬其菁英，汰其繁蕪，得三百十一篇，勒成一書，以爲法式。而蔽以一言，曰「思無邪」。此即推本於周官六德爲本之旨，而自爲之序也。又因而傳之其子及其門人，以自成其學。故一則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一則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教誨之殷，幾乎假年學易，春秋筆削，猶不如此其切學也。曷故？亦以詩也者，達性言情之本，人人可學而能，人人可學而知。故其教宜取乎其廣，而化育以弘，非若辟奧探奇，義關幽隱，而洞徹乎天人之際也。故詩學之成以此。

然則周之前，不有商乎？以成湯之德，歷世之遠且長，孔子爲宋後，何獨刪取其頌，而它無所採乎？抑魯亦諸侯耳，其詩何獨列於頌？曰《商頌》之采，是尊商也。亦見周以前，六詩之名，猶未備也。孔子魯人，師法周公，故特取其頌，亦見周禮之盡在魯也。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孔子學詩之微旨也。

第四篇 楚辭之勃興

或曰：子夏傳詩，誠如所聞矣。然不有子游乎？名列於四科文學之首，而不聞其所傳習者何。曷故？言子蓋亦習詩者也。不然弦歌之聲，何由而得聞於武城小邑乎？然則吳人有風詩否？曰殆或有之，惜乎開化遲，而斬祚焉速。其傳於今者，若蘆中漁父之歌，梧宮悲秋之句，一鱗

片爪，不足以蔚爲鉅觀。未若楚人之辭，纏綿悱惻，一往情深，脫然與風雅異體，以自成其絕調。《辨騷》所謂「軒轅詩人之後，奮飛詞家之前，金相玉質，百世而無匹者」，此誠詩家唯一之革命軍也。《吳越春秋》：伍員奔吳，至江過漁父，歌曰：「日月昭昭乎寢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洲。」又歌曰：「日已夕兮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度，爲事廢息兮將奈何。」蘆中人豈非郭士乎？《述異記》載夫差時蘆云：「梧宮秋，吳王悲。」吾鄉徐魯庵名師曾。《文體明辨》云：楚辭詩之變也，詩無楚風。然江漢間皆爲楚地，自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列於二南，乃居十五國風之先。是詩雖無楚風，實爲風首。風雅既亡，乃有楚狂鳳兮，「孺子滄浪」之歌。發乎情，止乎禮義，與詩人六義不甚相遠。但其辭稍變詩之本體，而以兮字爲讀，則楚聲固已萌蘗於此矣。屈平後出，本詩義爲騷，蓋兼六義，而賦之意居多。厥後宋玉繼作，并號《楚辭》，賦家悉祖此體。《風兮》見《論語》，別見《莊子》較詳。《滄浪》見《孟子》。

余謂魯庵之說是也。惟云萌芽於楚狂孺子，則非也。蓋楚辭者，即項羽、漢高所稱之楚歌，楚人之歌也。人楚，辭楚，意亦楚。而其來則甚遠，且復中絕，故孔子不克列之於國風，然孔子實優爲之。今考其體，蓋原本於虞廷之雅奏，觀乎《南風》、《卿雲》諸作，昭昭在人耳目。降迨商季，孤竹二子《采薇》一歌，足爲正則之濫觴。而《臨河》、《楚聘》之吟，《龜山》、《獲麟》之嘆，東家邱不獨得其傳哉！況三百篇中，兮字成調，不勝枚舉。楚雖無風，而其體之勃興，固已不可復遏。迨風雅盡亡，而楚歌愈出。《接輿》、《孺子》之歌，在春秋之季，正楚辭代興之時耳。孟子云：「詩亡而後春秋作。」余亦謂「春秋作而後楚辭興」。嗚呼！《楚辭》其《檣杪》之菁英哉！《史記·伯夷列傳》載歌曰：「登彼

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伍兮，命之衰矣。○《水經注》：孔子過，臨河不濟，嘆而作歌：「秋水兮，風搖波，舟楫傾側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為斯。」又《孔叢子》：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孔子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賈人欺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日兮，欲何之？又《漢書》：「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又《孝經》：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龜山，作歌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龜山奈何？」

馬遷《屈原列傳》謂《離騷》之作，本於憂愁幽思，而憂愁幽思，又本於王聽之不聰，讒論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故曰《離騷》者，猶離憂也。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讎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是故漢宣嗟嘆，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咏，亦云體同時雅。獨孟堅詆其露才揚己，豈非彥和所謂鑿而弗精，玩而未究者耶？要之靈均之作，上薄風雅，下開來今。體慢於三代，而振奇乎戰國。取鎔經意，自鑄偉辭。荷皇瑰詭，莫可方物。絕艷驚才，難與并駕焉已。宋玉景差之徒，亦通諷論，而專崇賦體，情旨雖同，要難與之并論矣。

荀卿最後出，《史記·荀卿列傳》：考烈王八年，為楚蘭陵令，上距魯之縣，蓋三十餘年矣。儒雅能文，兼工詩賦。觀其《論詩》：「璇玉璣珠，不知佩也。瑱母力父，是之喜也。」屬辭比事，居然騷雅之遺音。而《成相》一篇云：「請成相，有義方。愚問愚聞，隨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俛偃。」三言七言，相

間成文。凡漢魏以來之樂府，其字句長短，錯落不齊，實此篇開之。故陳懋仁《讀文章緣始》，名之為詩，洵不誣也。然則若荀子者，非周秦間唯一之詩人歟！

第五篇 謠諺之雜出

謠諺者，歌辭之流亞也。以其出於里巷孺子之口，詞多俚鄙，而欠雅馴。故采風者甄而別之，不錄於樂官，以自示其限制，亦詩者持也之義云爾。按許氏《說文》：「謠，作歌，从言，肉。肉即人聲，蓋本諸詩《園有桃》章，我歌且謠。」與《爾雅·釋樂》「徒歌曰謠」是也。《初學記》引《爾雅》注謂「無絲竹之類獨歌之」，又引《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則謠之義亦略可見矣。而《詩正義》又引孫炎云，聲消搖也。然則《禮記》記孔子消搖於門而歌，要即此徒歌焉爾。楊慎《升庵詩話》：「奮从肉言，出自胸臆。童子歌曰童謠，以其言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晉孟嘉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即《說文》肉言之義。」蓋古詩聲調，可以入樂。若信口歌唱，不拘聲律者，則謠是也。余謂太古本無音樂，故未有歌詩；即有謠諺，以其任心而出，不由教練，故信口長吟，自成腔拍。微之載籍，殆《呂氏春秋》所稱葛天操尾投足之歌乎！

抑余考之，謠又作謠，并與猶通。《爾雅·釋詁》：「謠，喜也。」注：《禮記》曰：「一人喜則新陶。」陶斯咏，咏斯猶。猶，即謠也，古今字耳。故《漢書·李尋傳》「人民謠俗」，亦直作謠。而《說文》又

作繇，隨從也。又《集韻》直祐切。《左傳》閔二年：「成風聞成季之繇。」注：「卦兆之占辭也。」《易·繫辭注》：「爻繇之辭，所以明得失。」《釋文》服虔云：「抽也，抽出吉凶也。」韋昭云：「由也，吉凶所由生也。」由是觀之，歌繇之作，殆與爻繇之辭，同具吉凶之徵，而為有天下國家者所警惕乎！故丘明作傳，鸛鳴鳳皇，并為著錄。明乎童謠龜卜，皆有奇驗，不可忽也。然則繇繇云云，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今考童謠之始，當以《康衢》一章，為最古而最渾樸，絕無悲愁諧謔之狀。其次則《滄浪》一歌耳。濯纓濯足，自具天真爛漫之致；《梧宮秋》辭，則凄而怨矣。繇辭莫先於夏后之《鑄鼎》，《困學記聞》云：「太卜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夏后《鑄鼎》云：『達達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用韻而不為所拘，章法甚奇，亦韻文所特創也。漢世童謠最盛，而繇辭罕睹已。

古謠附錄 《康衢》《滄浪》已見前，不復贅。

《白雲謠》《穆天子傳》：乙丑，天子歸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賜天子謠曰。

白雲在天，丘^陸陵字。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

《宋城者謠》《左傳》：譙華元兵敗，為鄭所囚，又逃歸也。

睥其目，睡其腹，棄甲而復。於思同歸。於思，棄甲復來。

《驂乘答歌》《華元使答之也。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役人又歌》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鸚鵡謠》《左傳》昭二十五年：鸚鵡來巢。師已引童謠云云。

鸚之鴝之，公出辱之。鸚鴝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鴝踈踈。公在乾侯，徵褻與禡。鸚鴝之巢，遠哉遥遥。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鸚鴝鸚鴝，往歌來哭。

《宋築臺者謠》《左傳》：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乎農收，子卒止之勿聽，築者謠曰。

深門之楨，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越謠》《風土記》：越俗，性率樸，初與人文，有禮。對士進察以犬為，祝曰。

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馬君下。

《靈寶謠》《靈寶要略》：吳王闔閭出游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闔閭叩之，乃入洞窟，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文不可識，令人讀之問孔子，曰：丘聞童謠云云。

吳王出游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慮。

《孔子與杖謠》《禮記》。

泰山其頽矣，梁木其壞矣，哲人其萎矣。

《巴謠》《茅壘內傳》：秦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茅壘高祖，蒙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鶴，白日昇天。先是時有巴謠歌曰

陳去病全集

一三二八

云云。

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曰：「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月曰嘉平。

《民謠》(三乘記)。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山水險阻，黃金子午。蛇盤鳥籠，勢與天通。

《蜀謠》(河圖)所引。

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去病案：汶阜，即今岷山。

《鳳皇繇》(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繇辭云云。」

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馮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并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諺，俗語也。見《禮·大學》釋文。或曰俗言也，見《左傳》。釋文。章昭注《越語》曰：

「諺，俗之善謠也。」《說文》：「諺，傳言也。」按《左傳》襄十四年，師曠對晉侯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諫失常也。」《周語》召公諫厲王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賧賦，朦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左》、《國》所云「傳言傳語」，當如許君所說之諺，其旨類多勸誡，近乎六義之風。《詩·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故曰風。」朱子《詩》叙：

「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然則謠諺非詩歌之流亞耶？胡渭曰：「詩有采有陳。」按《漢書·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食貨志》行人振木鐸，循於路以采詩，師曠引《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循於路。」此采詩之說也。《禮·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詩譜》武王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此陳詩之說也。然所采所陳，雖均曰詩，而據《左》、《國》所載，恐謠諺亦或在其中。證諸《孟子》之《夏諺》、《左傳》之《周諺》，則謠諺之興，不早在弦誦之先乎？楊升庵云：「諺或作嘍，又作喏。塵路淺言，質直無華。喪言不文，故帛亦稱喏。」是諺又爲直率之辭，而《論語》稱「由也嘍」，亦以其性行剛彊，常嘍失於禮容云爾。此則謠之與諺，固又微有差別已。

諺語附錄

《左傳》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魯羽父引《周諺》。

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晉上庸引諺。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鄭子家引古諺。

雖觀之長，不及馬腹。

《國語》

獸惡其網，民怨其上。單襄公引語。

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伶州鳩對周景王引諺。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衛彪侯引諺。

《韓非子》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列子》

生相憐，死相捐。《楊朱篇》引諺。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古語。

《孔子家語》

相馬以與，相士以居。

《慎子》

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警不聾，不能爲公。

《魯連子》

心誠憐，白髮玄。情不怡，艷色媿。

《戰國策》

寧爲鷄口，無爲牛後。蘇秦引鄙語說韓王合從。

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張儀說秦引語。

《史記》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黃歌傳》贊。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秦澤傳》引韓非語。

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貨殖傳》。

《漢書》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漢臣亡。《韓信傳》。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賈誼引鄙語。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東方朔《客難》。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王嘉《漢成帝封重寶引里語》。

《列女傳》引《古語》。

力田，不如遇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說苑》

綿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

《劉向別錄》引古語。

唇亡而齒寒，河水崩，其壞在山。

《新序》

蠶喙僕柱梁，蚊芒走牛羊。

《風俗通》

狐欲渡河，無奈尾何。

婦死腹悲，惟身知之。

縣官漫漫，怨死者半。

金不可作，世不可度。

《桓子新論》

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

《牟子》東漢人牟融。

少所見，多所怪。見秦駝，言馬腫背。

要之謠諺一類，三言四言最爲習見，五言者次之，二言及七言者又次之。辭雖簡略，而質直樸

茂，具有箴銘之旨，殊未可以其鄙瑣而忽之也。惟與漢魏以來，五七言樂府古歌辭，塗徑各異，不容

併作一譚，而又不能以打油、釘鉸、覆窠之作，同類而共笑之。庶謠諺之製，得其真矣。

案唐有張打油作《咏雪詩》云：「江山一籠統，井上黑窟籠。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俚鄙可

笑，人稱其所作爲打油詩。又有胡釘鉸者，詩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着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

見車馬，爭入荷花深處藏。」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蒼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魚驚不應

人。」亦頗淺近。又伊周昌者，號伊風子。有《題茶陵縣詩》云：「茶陵一道好長街，兩邊栽柳不栽槐。夜後不聞更漏鼓，只聽鐘芒織草鞋。」時謂之覆窠體，猶言淺俗也，見《太平廣記》。

又王士禛作《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舉絕句之最可笑者，如「人主人臣是親家，蜜蜂爲主各磨牙。若教過客都來吃，採盡商山枳殼花。」兩人對坐無言語，盡日唯聞落子聲。」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來明日當。」以爲當日如何下筆，後世如何竟傳，殆不可曉。余謂此皆空疏無實者之濫觴，其與有同病者，以其率易而便於文飾也，乃爭奉之爲圭臬。由是災梨禍棗，貽害至今。如俗所稱白話詩者，正不知詩爲何物，尚足與論篇章之奧旨耶！

第六篇 樂府之發軔

秦政焚坑，斯文道喪，北地已無風雅之可言。惟大江南北，楚歌極盛。項籍、漢高，皆楚遺民，所製歌辭，并爲楚調，彬彬乎屈、宋之嗣音哉！高祖既定天下，還過沛宮，酒酣擊筑，親製《三侯之章》，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使和習之，以四時歌舞宗廟，即《初學記》所謂《漢歌曲》有《大風》者是也。亦見《藝文類聚》。又令唐山夫人，別爲《房中之歌》十七章，三四七言，相錯成文，略如荀卿之《成相》，淵懿樸茂，格調高嚴，樂非《雅》《頌》之遺聲，亦屬《楚歌》之極軌。《漢書·禮樂志》所謂「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信不誣哉！然當時他人所作，其聲調

未必盡諧律呂，而能洽弦管者，遂得自名其製，為詞為曲，以獨擅其長。由是詩之與樂，乃截然遽分為兩。馮班《古今樂府論》云：「古詩皆樂也，文士為之辭曰詩，樂工協之於鐘呂為樂。自後世文士，或不嫻樂律，言志之文，乃有不可施於樂者，故詩與樂畫境。文士所造樂府，如陳思王、陸士衡於時謂之乖調，劉彥和以為「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則是文人樂府，亦有不諧鐘呂，直自為詩者矣。」夫聲詩三百，初皆被之管弦，故詩辭樂歌，不分二體。猶之兵寓於農，即兵即農，渾合無間也。自詩亡樂廢，屈、宋代興，《九章》以抒情見推，《九歌》以娛神合節，而詩樂始漸趨乎兩歧。漢興，樂家雖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然但能紀其鑿鑿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叔孫通因之，作宗廟樂，亦徒有其名，而無其詞。孝惠帝二年，命夏侯寬為樂府令，僅改《房中歌》為《安世樂》，他無所聞也。文、景兩朝，習常肄舊，曾未有所增損。及孝武既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又以李延年善歌新聲，乃擢為協律都尉，與司馬相如、枚舉等數十人，略定律呂，作十九章，以次序其聲，文多爾雅。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事。五經家皆相與習會，共講肄之。余讀其詞，要亦頌聲之流也。而彥和乃曰：「《桂華》雜曲（漢書·禮樂志·房中歌）其七章曰《桂華》。麗而不經，《赤雁》群篇（郊祀歌·象載瑜十八）：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靡而非典。」豈不以塗澤太工，微乖樂旨，如汲黯所稱，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先帝百姓，豈知其音者耶？汲黯事見史記·樂書（《禮志》引之。顧其時河間獻王，嘗集雅樂以進於帝，而帝殊不以為意，僅下太樂官存肄，以歲時備數而已。嗚呼！此雅樂之所由寢衰，而鄭聲日以喧聒歟？今考《安世房中》，至李唐時，亦名《楚調》。又有《平調》、

《清調》、《瑟調》，皆周曲房中之遺聲。（漢書·禮樂志）云：周時本有《房中樂》，至樂名書人。漢世謂之三調，與漢《房中》，總謂之《相和調》，見唐·樂志。然《相和調》實本於晉之荀勗，嘗採舊辭，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沈約《宋書》所謂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顧自是厥後，凡漢代街陌謠謳，如《江南可採蓮》、《馬生八九子》、《白頭吟》等，并入樂章矣。見《晉書·樂志》。此外漢時有《鼓吹曲》，用之朝會道路，即今所傳《魏歌十八曲》是也。又有用之軍中馬上者，則謂之《橫吹曲》，殆亦後世《塞上》、《塞下》，與夫《關山月》、《紫驢馬》諸曲之所昉也。今取列《安世房中》以下諸曲，次第如左，俾見漢、魏以來樂府變遷之本末云。

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十六章（漢書·禮樂志）曰：漢《房中歌》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夫人高帝姬，章昭曰：唐山，姓也。

大孝備矣，休德昭明。高張四縣，同懸。樂充宮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旒翠旌。沈德潛云：末四句幽光靈響，不專以典重見長。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晏娵，同端。庶幾是聽。粥粥音送，細齊人情。忽乘青玄，照事情成。清思助助，經緯冥冥。又云：「粥粥」二語，寫樂音深靜，可補《樂記》之缺。

我定曆數，人告其心。敕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禱。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

海內有奸，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行樂交遊，《[○]篇》《[○]勺》群[○]。肅為濟哉，蓋定燕國。

大海湯湯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太山崖，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又云：以下忽為變調，或急成遲，各種音節之妙。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

豐草萋，女蘿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又云：此意忽用比興。

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

都荔遂芳，官於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隨世，我習文章。桂華，沈云：孝道隨世，《中庸》斯云達孝也。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杳杳翼翼，克綽永福。美芳，劉奉世曰：「桂華，美芳，皆一詩草名。本例注在前篇之末，傳寫之誤，遂以冠後。後詞無美芳，亦當作美芳。」

嗚呼孝哉，案撫我國。蠻夷極歡，象來致福。兼臨是愛，終無兵革。《禮樂志》曰：「蠻夷，崇積也，即充實也。」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聞不忘。承一作永，聞一作問。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聞在舊，孔容翼翼。沈云：規語得體。案《漢書》：浚則以下別為一章，今從《樂府》。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沈

云：郊廟歌近頌，《房中歌》近雅，古與中帶和平之音，不屬不廟，有與有則，是西京極大文字。○首言大孝備矣，以下反反覆覆，屢稱孝德。漢朝數百年家法，自此開出。累代廟歌，首冠以孝，有以也。

平調曲二章。案：長歌行別有《仙人騎白鶴》、《崑崙山上亭》二首，又有《猛虎行》一章，亦平調曲，今從略。

《長歌行》古詩云：「長歌正激烈。」魏文《燕歌行》云：「短歌微吟不能長。」乃知歌聲自有長短也。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沈德潛云：「陽春」十字，正大光明。謝康樂：「星心美稱澤，萬象成光昭。」庶幾相類。

《君子行》亦見《曹子建集》。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聖稱聖賢。

清調曲一章。案：清調別有《豫章行》一首，為晉樂所奏，有《董逃行》為漢游童所作，今皆不錄。

《相逢行》一云《相逢狹路間行》，亦云《長安有狹斜行》。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置尊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在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嘈囂，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瑟上高堂。丈人

陳去病全集

一三四〇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組？賴得賢主人，覽取為我組。古旋字。夫婿從門來，斜倚西北晒。語卿且勿晒，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累累，遠行不如歸。沈云：此唐時之婦，為客縫衣，而其夫不免見疑也。宋云：水清石見，心迹固明矣，然豈如歸去得計乎？賢主人，指唐時婦言。○與《陌上桑》、《羽林郎》同見性情之正，《國風》之遺也。

相和調曲集：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又此曲有《東光》、《鷓鴣》、《烏生》、《平陵東》等，均魏晉樂所奏，今皆略之。

《笠篔引》：崔豹《古今注》：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應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妻投壺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曲，聲甚凄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遺語其妻羅玉，羅玉傷之，乃作壺篔而為其聲，名曰《笠篔引》。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可。沈云：樂綿委側，《黃牛峽絕》音節相似。

《江南》：梁武帝作《江南弄》，本此。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沈云：奇格。

《薤露歌》：古今注：《薤露》、《蒿里》，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二章。孝武時，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蒿里歌》

蒿里誰家地？聚斂魂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陌上桑》：一曰《鶯歌羅敷行》。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蠶桑，采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綉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一解。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二解。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皙，鬢髮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三解。○沈云：鋪陳禮至，與辛延年《羽林郎》一副筆墨，此樂府體別於古詩者在此。○《陌上桑》坐觀羅敷，生綠也。歸家怨怒，室人嫌觀羅敷之故也。○謝使君四語，大義凜然。末段盛稱夫婿，若有意法，是古人入神處。○篇中韻脚三頭字，二隔字，二餘字，二天字，二夜字。

《楚調》、《平調》、《清調》、《瑟調》及《相和曲》，既具列於上矣。他若《吟嘆曲》、《大曲》、《舞曲》、《歌辭》等，今姑弗論。蓋舉一足以反三，無取乎累贅焉。